

散文



随笔

# 点滴时光拾“忆”符福金师长

## 作者：吴开森



### 吴开森与符福金等师友合影

缘于在报社不经意的几次交谈，符老时常讲起往昔在任抹市一段颇长的寓居时光，恰好任抹也是我的故乡，我年少是在任抹市郊的峇隆镇长大的。同样的起居空间，同样的邻舍氛围，勾引起的种种境遇更是共同话题的源泉。他说，上世纪60年代，印尼政局突变，华教惨遭禁锢后，他和几位同僚，也就是后来共同任职报社的几位同事，辗转来到任抹市，于峇隆一乡之隔的安务汝镇，大家胼手胝足创建了一间冰棒厂，每天销售往周边乡镇。即至后

来乡镇华人为反迫害的抗争时期，符老才最终离开了任抹，他掀开一页页往事、如数家史详述于我。符老无所不谈，他对任抹周遭乡镇的认知甚至超出我的意识，让我惊叹不已，我对符老仿如异地见同乡那般亲切。打从那时起，我们每一次见面都会扯起在任抹某个时间段的往事，好像不竭要去追索那些共同的记忆……

平常日子，我们隔三岔五都会拨手机联系。数周内，或更长一点的时段，我不时会去符老位于 mulyosari tengah 住家

探访，符老偕师母与子女同住。该处离我家较远，司机较为陌生，但久久之后也熟络了。后来每次出发，司机几个转、几个弯均能准点抵达。符老知道我跟梭罗有特别的人脉渊源，他极想要我带他去梭罗转悠。他说很想跟怀仲、小玉、余萍、声杰等几位梭罗友人晤面，重温往昔为了华教事业奔波于茉莉芬，乃至梭罗的一段经历。因应符老的要求，我特别筹划了偕俞端芳姐等几人一同往访梭罗的时间表。岂料在议定的出发日子，符老突然收邀参加本市华教机构的某场盛会，身为元老的他肯定不能缺席，所以放弃了与我们同行的计划。那一天，囿于梭罗方面已安排了一些节目，我们一行仍然依约出发。

某日，符老告诉我刚赴椰城出席机构换届的庆典回来，他述说在椰城期间有幸得到了以前在华师培训过的夏兰、友洪、瑞胜、蕴璇、秀绽、燕玲等几名学子的殷勤接待。师生感情犹深，他们很热情地带符老去市郊几个热门景点游玩，并品尝地方美食，看着昔日桃李的尊师体现让他内心很受感动。黎榜云、吴夏兰夫妇皆为我同窗至交，他俩敬老尊师，常常不吝赠予师友们自家工厂生产的保健食品。去年岁末，及至符老往生

两个月，还特地托我一大盒保健食品以转交给符老，但当时我身居星洲，惟交代我女儿托快递送去。

我每月总会去任抹一趟，一来为业务，二来探访乡友，符老得悉后也想同去，他很怀念沈源热、陈万新等任抹旧友。恰好前些时我曾允诺要带黄兄及强兄去任抹转一圈约见刘文亮兄（那时文亮兄还健在），自忖一辆车反正也坐得四、五人，所以我欣然答应了大家偕程同去。但在临近的出发日期，不是这不巧、哪不便，最后反而只得符老一个人随我去。

刚抵任抹，我们当即去 de glair 餐厅与任华师友会钟盛章主席、刘文亮及陈万新校董会面，而沈源热正值出埠未回。大家一面享用午餐，一面交流对地方华教及文化传承的看法。翌晨，我们在旅馆用罢早餐，应约去参观万新兄创办的任华三语学校，符老惊叹学校规模的扩展，全部工程皆为万新兄私人独资兴建的。陈万新反复强调符老的功劳，重述是符老的大力推动才达成了学校时下的蓬勃发展。接着，我们按计划赶往郊区吴贤泰贤兄经营的 Rini indah 餐馆聚集，大家见着了沈源热等人，十几名原任华校友同堂聚首次叙，好不热闹，也终于遂了符老久负的一番心愿。但

遗憾的是，当时见着了校友们、其中四个人却在短短的时间里，竟因各不相同的原因逐个永远离开了我们，让我们意识到人生确是短暂无常，内心不尽无奈与凄然。

我们返泗前，不忘购买任抹的特色醇酿木薯 tape singkong，又特别在半途的 Jatiroto 镇停车，买些远近闻名的 pastel soponyono 煎饼，带回给符老的孙子们作手信。符老爱孙心切，希望借此能把乡镇的味道介绍给爱孙们。

我一向嗜好杯中物，经年不禁酒也招致对我心脏的损害。后来的日子，当孩子收到了我在诊所体检后的报告，传话必要为我实施心脏手术，奉劝我此后减免一切活动以专注修身养心。并且也为了应对形势日益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，申请星洲移民局，安排年中接我们两老去星洲暂住、直至今天。

上周，我在星洲突然接获泗水几位挚友纷纷传来的噩耗，符老竟因身体不适去醫院诊治，未及两小时骤然长辞人世，真让人惊愕不已。回忆起往昔与符老交往的点点滴滴时光，于情虽觉极是难舍，但终究天命注定，惟有執筆于点滴中拾“忆”，聊慰生时相遇之道。

吴开森（15-01-2021 初稿）